晉綏日報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六九九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二專署舉辦書記訓練班

（五寨訊）五寨全縣過去村公所書記，大部爲地主富農份子，把據村公所，包庇地主、壓迫羣衆，阻撓舊一切工作進行。土地改革以後，各村村公所書記全部被羣衆清洗、鬥爭，因此村公所一切手續暫時處於停頓狀態。爲此，二專署於本月三日在五寨開設書記短期訓練班，吸收貧苦農民子弟，準備訓練一個月，回村服務。規定凡持貧農團及工作團介紹信，即可進入學習。現已有十多人報名。（武）

工業部七廠工友自燒石灰節省費用

（本報訊）工業部第七廠工友，在工會主任李學曉領導下，自己燒石灰，第一窰燒出二萬七千餘斤，每斤只需本幣一百八十元，較之買回的便宜三分之一，且質量又好，使建設經費節省很大。（段增英）

汾西二區群衆爲貧農郭四顆報了仇

反革命張祝三公審後伏法　代縣長王士道被撤職扣押

（新華社呂梁訊）汾西二區羣衆爲反封建先鋒、貧農郭四顆伸冤報仇，將代縣長王士道撤職開除黨籍，並於十二月廿一日舉行盛大追悼會，組織人民法庭，將反革命份子張祝三鎮壓。去年十二月二區召開全區農民代表大會，當大會討論到審查各級組織和幹部時，代表趙芳秀（郭四顆的老婆）當場伸訴她丈夫郭四顆被害經過（詳見去年九月十日及十一月三十日本報），要爲四顆報仇。代表王丑孩說：張祝三打死咱貧僱農，王士道還說他是「好幹部」。代表們都非常氣憤，叫王士道出來答覆。王士道口頭上承認他站的是地主反革命立場，但對庇護張祝三卻閉口不談，後又推諉說是被張祝三「迷糊住了」。代表們質問王某：你知道張祝三有問題，爲什麼要包庇，你存心就不是給我們人民當縣長。接着又審查王某的歷史，他說家庭是貧農（有人說是富農，待查），他本人曾在太原、洪洞充當過舊衙門的警察。最後，大家一致提出撤銷其代理縣長和民教科長的職務，開除黨籍，押送專署審查。接着趙芳秀又控訴侯學堂，質問他爲甚麼說「四顆沒有用該打死」的道理？席家原代表也質問侯學堂爲甚說貧僱農當中沒一個「日性」的（不順眼看不起的意思），經質問後決定交區農委會審查他。最後代表們一致決定爲四顆舉行追悼大會，並選出人民法官，組織人民法庭審判張祝三。二十一日，追悼大會在勍香鎮舉行，到十餘村莊羣衆及機關部隊代表共千餘人，輓聯花圈佈滿會場四周，哀樂聲中，主祭張林彥致哀詞後，部隊代表宣誓多殺蔣閻匪軍爲四顆復仇。羣衆亦高呼：「爲四顆復仇！」接着人民法庭開庭審判，張祝三被拉到庭前，公審後，宣佈罪狀，判處死刑，人心大快。

泥溝貧僱農通訊小組報導

推倒了劉家封建統治

（臨縣訊）泥溝貧僱農通訊小組報導：泥溝村在這次土改中，把劉全厚家一窩子的統治打垮了。他一家子統治全村，壓迫了我們好多年，泥溝村中貧農一百多戶，大都受他家的壓迫，在舊政權時，村事完全被他本家所統治，村副、閭長、息訟會是他家輪流當，發生屁大的一點事，也離不了他家，一經「息訟會」，劉福厚就會同「三老爺」（地主劉福昇）下命令叫立「公舘」，吃幾天再說。因此，我們村的人（除地富外）常說泥溝村是人家劉家的泥溝。到新政權建立後，又被他家奪取了我們村的天下。劉全厚（富農）僞裝進步，在四零年混入黨內，歷任村警、閭長、書記、主村（移月鋤）抗聯主任、正副指導員、一區區工作隊發行幹事、縣府教育處事務、本村村長等職。自他當了幹部以後，爲了少負扭公糧，會把一二十畝壩山地給了兩家貧農秦富婁、劉光厚耕種，他留下的全是又近又肥的好地，常年出的公糧很輕，沒有支差軍勤工。貧農秦富婁說：「大前年冬天我從外村打忙工回來，第二天他就派我去支差（捎根），他家的一條大牛拴在圪棧外，卻不去支，我就問他，他說：「我當幹部，顧不得，你們敢拉的去叫支咯，我那是八十幾元白洋的牛啦，不怕跌死，你們拉去。」在他包庇下，他親姪兒劉愼興（地主）在距離我們村十五里的城內經常擺攤子，一年四季不支軍勤工。貧農李蘭兆說：「他家劉福厚（惡霸）一年四季不動彈，貪污、打人、偷人、包強姦、賭博、串門子，他就包庇住不管，咪兄弟候兆（十八歲）在三十三年上摘了我伯父李攝富的一顆西瓜，那年我家連一畝地也沒啦，他就叫我大戴上二流子牌子，咪兄弟跟上，在村裏遊了一回街，還搗的編，我實在受制啦！」新中農劉還厚說：「劉福厚那年偷了我的莊稼，我走到村公所要告，但劉全厚是幹部，不叫我告，給我說：「今年後收公糧時，少微一點就折起來了。」結果沒告成。貧農王子秀說：「我那幾年寶盡、寶葉子，劉全厚買了幾次沒給我錢。」外來戶貧農高清榮說：「他誆騙了我一元白洋，三十三年上任和（區青年部長）買了我一塊錢的羊糞，直在他身上，至今還沒給了我。」貧農劉福旺短他一斗糧，政府發下貸糧，劉福旺貸的一斗，他扣下，福旺要求他扣上五升，還不行，結果，福旺因生活逼迫，荒蕪了地，給人家打了短工。敵人搗亂時，掠下些東西（衣物、包袱等），新中農劉良厚等四人拾起分了，後此事發生了，任和托劉全厚調查解決，讓他們退了一部份。劉某小曉的說：「還要往縣政府送，按敵人處理。」怕的劉良厚、劉攢給吃了二斗麥子（每人一斗）。可是到今年（指四七年）六月間他怕土地改革開始了，劉良厚報告工作團，就給他們退了二斗麥子，謀按住嘴（還二斗麥子吃了共四年功夫）。劉某有這些罪惡，但我們以前沒有伸訴處，因爲舊幹部黨員大都是和他一把子。土改開始，他用詭計來抵抗，把兩疋布不算價錢賣給我們貧苦人（劉芝有、寥富有等），把一條舊褲給了李蘭兆穿，把中貧農短他的石幾麥子，在羣衆面前說：「我願意給咱窮人吃，還有我長的幾件傢具也願意拿出來。」想拉攏人。工作團到我們村後，給我們貧僱農撐起腰來，把舊幹部代表（土地改革中的代表）資格撤消了，把他的委員也推倒了。十二月十九號，在泥溝召開全行政村聯合鬥爭大會，撤了他的副指導員的職，開除了他的黨籍，接着又在十二月二十日把惡霸劉福厚也清算了，政治上的威風也倒了。

我呂梁與太岳部隊痛殲由安邑逃竄敵

殲敵副團長以下一千三百人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日電）閻匪張銑相部二千多人，上月二十八日從安邑逃竄，三十日，被我呂梁部隊、太岳二分區地方部隊及絳（縣）南民兵在新絳以西三十里的民掌一帶加以痛殲，消滅敵一千三百多人，計打死匪營長以下三十多人，活捉副團長以下千多人，繳獲迫擊砲五門、機槍八十多挺、擲彈筒六個、長短槍四百多支。絳南民兵活捉匪二百一十多人，繳獲機槍十一挺、步槍四十多支。

五寨右所貧苦農民互相幫助合夥喂養

孤鰥老漢也分到牛

（五寨訊）右所村接收地主牛、驢、馬等耕畜十七頭，因沒有專人喂養，都喂瘦了。最近貧僱農開會決定迅速分配，大家都同意「缺甚分甚首先滿足貧僱農要求」的分配原則。該村有十四戶貧苦鰥寡孤獨，無勞動力或少勞動力；分下牲畜後不能跑運輸甚至不能喂，草料等也都困難。於是，周德銀等提出有勞動力的幫助無勞動力的，有兩個勞動力的帶着一個無勞動力的，這樣才能滿足底底上窮人的要求。勞動力多的人如萬進才喜、劉來存反對這個意見，說是「太便宜了那些人，俺不願意伺候他」。萬進才喜有七口人，有三四個好勞動力，怕帶着沒勞動力的人吃了虧。他對單身老漢桑四人（有病）說：「給你分牛喂，可得你自己照料。」把桑老漢怕的趕快找貧農團的負責人說：「咱分不用給咱分了。」後來大家都反對萬進才喜等人的意見，並批評他們「沒有天下農民一家人的思想，只顧自己是不好的。」絕大多數人都同意周德銀們提出的意見，把勞動力搭配開，把好牲口分給人口多亦即將來分地多的人們，由他們來夥喂。郝晞老漢提出願意和表拴、劉來存夥分一條牛，因爲他們能幫助他；表拴們也同意。好勞動白服贏也願意和缺勞動力的王三面換夥分。分配的那天，把牲口集中起來，由衆人評議，誰們該分那一條。尹保富家三口人，想分條小毛驢，羣衆說：「李三家人口大，分上小毛驢，你家人口小，分一條毛驢也夠使換啦！」總計十七頭牲口分給四十九戶貧僱農、兩家下中農。草是每個牲口帶雜草三百斤（穀草、乾草，以後再分）作支應，基本上能冬季跑運輸來個闖人和牲畜的費用。（吳）

× × ×

忻六區武工組活躍忻城附近

（忻縣訊）六區武工組，經常出沒於忻城附近。×日，該組襲入距城十里之十里后村，將閻匪四十師三團情報組解決，繳匪三人，短步槍四支，又在汽路上捉住崞村地主一名，頑村警二名。十二月二十一日，該組又設伏於左城村，襲擊偵探和掩護地主推城的閻匪軍，擊傷閻匪和地主各一人。（胡升）

第一後方醫院對殺牛問題應進行檢查

編者

十一月底，本報接到行署張正宜、雷洪兩同志來信，說他們在興縣看到第一後方醫院派人在嵐縣買回一大批耕牛，據買牛的人說，這批牛是準備宰殺給傷病員吃的。張、雷兩同志要求在報上公佈這封信，希望第一後方醫院嚴格檢查買回的耕牛，不要把能耕地的牛殺吃掉，並提出各地要防止宰殺耕牛的意見。本報當將原信寄給第一後方醫院調查情況，不久接到回信，說那批牛是經過軍區的介紹和當地農會幫助購買的，而且是經過檢查確係不能耕地的老牛廢牛。在這同時收到了臨縣工作團石丁同志來信，也提出第一後方醫院殺牛問題，當時因接到該院來信，我們也沒有進行查究，便將石丁同志的原信退回去了。最近石丁同志又來信，證明第一後方醫院關於殺牛問題的聲明，是與事實有出入的，據石丁同志的了解，該院在淸涼寺殺了六條牛，三條是能耕地的，白家溝有一次殺的一頭牛，只有四歲口；過陽曆年前幾天，下白塌羣衆會兩次起來阻止，才救下幾條耕牛。還有一次該院李院長在五團團長羅坤山同志病房裏對工作團張曾英同志說：「今天還殺了十六個母羊。沒有辦法，傷病員要肉吃。」據二區高助理員說：「他們殺的母羊，一百六十個也不止。」新年梁家會附近幾個村莊閙秧歌慰問傷病員，秧歌中有一段特別提出：「殺豬宰羊全應當，爲了傷病員早健康，就是耕牛不可殺，保證生產有辦法。」由此可見該院屠殺耕牛，在羣衆中的影響是多麼大了。直至最近，臨縣縣政府、縣農會臨委會發佈聯合命令，禁止屠殺，他們才無可奈何的停止了。根據上述情況看來，我們認爲第一後方醫院對於殺牛問題，應進行檢查。

江漢軍區我軍四小時戰鬥
解放隨縣殲敵一千五

（新華社鄂豫皖前綫十日電）江漢軍區解放軍一部，七日夜經四小時戰鬥，解放隨縣城，守敵蔣匪湖北省保安第四總隊及偽專員公署和該縣縣政府共一千四百九十餘人全部被殲，其中生俘敵保安第四總隊總隊長胡士英及總副部士元以下官兵一千三百九十人，斃傷百餘人，繳獲輕重迫擊砲七門、輕重機槍六十三挺、長短槍一千二百二十八支、子彈十三萬五千餘發、汽車一輛、軍糧兩千石、彈藥八十餘箱，其他物資甚多。

（新華社鄂豫皖前綫十日電）江漢軍區解放軍於四日攻克長江北岸石首陵關之廠布拐、紅溝市等據點，殲滅蔣匪石首縣保安第三中隊全部及紅溝鄉公所，共生俘蔣匪石首縣江北指揮官楊佐堂及保安第三中隊長王槐青等以下士蔣匪一百餘人，斃傷十餘人，繳獲輕重機槍四挺、長短槍六十七支。又上月二十八日，我地方武裝某部攻克襲河西宜城鳳之流水溝，俘蔣匪十九人，繳獲槍十七支。皖西軍區解放軍於上月二十一日晨，襲擊六安東北四十里之張家店，殲滅六安縣保安隊三個中隊及區公所全部，生俘蔣匪區長中隊長以下三百餘人，繳獲機槍三挺、長短槍百餘支、小砲兩門、子彈萬餘發，其他軍用品物資一部。

鄂豫皖我軍進入大別山以來
四個月殲敵五萬四千

（新華社鄂豫皖前綫十日電）鄂豫皖解放軍前綫司令部公佈從去年八月二十七日南下渡過淮河進入大別山解放區到十二月底四個月的戰績如下：

（一）殲滅蔣匪正規軍和土雜共五萬四千一百廿二名，其中殲敵正規軍，除四十師、八十八師兩個師部、外，共折合七個師旅，內斃傷一萬五千四百八十名，活捉八十八師六十二旅副旅長潘家拌以下二萬零八百名，殲土雜河南保安中將副司令溫漢卿以下一萬七千八百四十二名。

（二）收復縣城三十三座（內三次以上到五次收復者八座）。

（三）繳獲山砲四門、美造化學重迫擊砲四門、迫擊砲九十三門、火箭筒一個、小砲和擲彈筒二百零三門、輕重機槍一千一百七十二挺、長短槍一萬六千五百九十八支，砲彈三千發、子彈三百四十萬發、汽車二十四輛、電台三十八部、發電廠一座、修械所二座、騾馬三百五十四匹，另擊落飛機三架。

反壓迫反飢餓
蔣區學運起伏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綜合蔣區報紙消息，蔣區學生反壓迫反飢餓鬥爭，彼伏此起。上月卅日，四川重慶大學全校學生罷課一天，抗議該校女同學葉孟居、宋廉嗣橫遭蔣匪非法逮捕。上月二十四日，蔣區復旦、湖南、中央、廣西、朝陽等公私立大學司法組一年級學生，為爭取公費待遇，罷課一週。朝陽學生表示交涉若無結果，即聯合各地大學代表請願。

上月十日，蔣匪發行票面十萬、四萬、二萬大鈔後，物價狂漲，平津教育界已無法維持最低生活，北大及私立中國學院兩校教授均要求按照生活指數調整待遇，北大各院校教職員聯合會代電中說：「底薪（蔣幣）二百元者（按可得蔣幣一百二十萬元），收入不及戰前十元，不出數月，（蔣區）公教人員勢將餓斃於辦公室與教室中。」天津私立中學教職員聯誼會，於二十二日請願，要求與公立中學同樣享有配給實物權利。北平私立學校教職員聯誼會已派代表與津方取得聯系，將協同採取行動。又津市一部分私立中小學為對付蔣幣幣價狂跌，要求學生預繳下學期學費，各生家長叫苦不絕。

蔣匪集團猖獗走私
廣州市上充滿私貨

（新華社陝北電）廣州訊：廣東走私日益猖獗，據統計，一九四六年一年，粵海關緝獲的私貨約達一百億元以上，而一九四七年五月至十月六個月中，緝獲私貨價值已有二百餘億元。現廣州市上充滿私貨。走私路綫，除廣九路或沿海水路以外，還有空中走私。陽江縣屬的南鵬島或寶安縣屬的大鵬灣，即為鎢鑛走私的大本營，據說，由廣州私運鎢鑛至香港，可獲利一倍。年來的廣東走私機構，如衆所週知，是由蔣政府的官僚資本集團所領導，都有武裝護運或通過官卡人員的賄買，由水、陸、空三路並進，如兩三個月以前，宋美齡與陳合德納辦的中美實業公司走私進口的「無稅貨」，已是公開的事，行總船隻走私也是公開的秘密。蔣匪政府終日所叫喊的「加強緝私」，對這些有錢有勢的走私集團，是絲毫沒有影響的，他們將如已往一樣照舊發財下去，而且走私將成為他們的獨佔生意。

虎北群衆要求重辦冤案
控訴封建集團殺人罪行

（神池訊）十二月四日縣農會臨時委員會宣佈解散縣區各級政權後，發出通告，號召全縣農民控訴清算竊篡政的地主封建集團份子，這個通告，有力的給虎北群衆撐了腰。該村新惡霸劉卯小（劉的兄弟劉三卯竊據民兵中隊長職，貪污腐化打罵群衆）霸佔貧農王德生老婆。另一新惡霸張付生勾姦店兒上貧農賈八十二老婆。去年陰曆四月間，劉、張兩人共同設計用毒藥放在食物內圖謀害王德生和賈八十二。賈八十二幸事先發覺未被害；王德生中毒後，雖過一夜，第二天早上吐了出來，幸未喪命。這件殺人未遂的巨案發生後，王德生告到村公所，村長周變（後為村支書）左推右靠，不給扣押兇手，還說「證據不確」，「要詳細調查」，後來小學教員趙甫文看不過，一面鼓勵王德生繼續控告，一面積極向村公所提出意見，事隔十數日，村公所才押劉、張兩犯扣押送區，助理員郭秉禮（五寨人，現已回家）和劉、張是相好朋友，只問了幾句，當着人前，故裝腔作勢給帶上手銬，那裏晚上故意給劉犯鎖個「悶鎖子」，往容易押的時候，又故意在劉的腿上踢了一腳，暗示要他逃跑，禁閉室的門並未上鎖，也未派人看管，半夜裏，劉卯小對張富生說：「你看郭助理明明是放咱們個活路，還不跑等甚呢？我帶的手銬連鎖子也沒鎖上，又沒有人看守，快跑吧！」於是劉把張的手銬揭開就跑了。第二天，王德生到區公所質對，兩個兇手早已不知去向，王嘆氣說：「人家衙門裏到處有人，走到那裏也不行，算了吧！」劉犯在逃亡時期，還叫王德生丈人程考文把閨女叫回來，在程家明鋪夜蓋。過了五、六個月，劉便大搖大擺地回來了。到冬天，縣抗聯主任張烈夫（後調二區區長）到虎北做「土地改革」，住了三個來月，但對此謀殺貧農遺產法外的兇手，不但不加追究歸案，反而用劉卯小做「積極份子」，最後還提拔為自衛隊小隊長。張付生聽說劉當了「幹部」也大模大樣回來了。上次鬥爭趙甫文，又犯就趁機與富農郭法鎖把趙打死。又該村貧農丁世華，三八年參加我軍，走後，他的老婆被地主高占元霸去了（抗戰前，高逆會因二十元高利貸把丁父逼出口外，再沒回來，又把丁告到反動縣政府坐牢，最後把丁的一所院子和三垧地霸佔才算了事）；當時丁還有個七歲的小孩，也帶到高家，被高逆大老婆凌辱拷打，幾乎送了命。神池解放後，丁世華通過部隊上級，寫信給縣政府（當時縣府是地主封建集團李克等掌握的）控訴高逆罪行，要求為革命軍人伸冤，縣府只把高逆送到工訓隊「訓」了半月就釋放了。後來丁世華親自回來到縣府伸冤，司法科將被告高逆也沒讓見，只給丁世華判了二十二萬邊鈔了事。丁要找高逆清算，可是縣府已將高逆釋放（後高逆投敵），現丁世華因身體衰弱，退伍回家，弄得妻離子散。最近縣農會臨時委員會重新配備幹部到該村宣讀告農民書，號召揭發封建集團份子罪行。群衆即將這些冤曲事情伸訴出來（劉、張兩犯已供認不諱），並控訴支部書記周變、區長張烈夫、助理員郭秉禮、中隊長劉三卯等包庇謀害貧農兇手。丁世華在農會上也控訴地主惡霸高占元和包庇地主的已解散的「縣政府」種種罪行。要求重辦冤案，伸冤報仇。（弱雨）

劉能林同志提出控訴書
要求懲辦殺人犯為兄復仇

（本報訊）在黨校學習的劉能林同志為其二哥劉光亮（給某旅十三團商店晉豐棧趕腳）於四六年二月在文水西城村被十三團生產人員武根牛、王智、張瑞等殺害。頃提出控訴書：要求懲辦兇犯，撫卹死者家屬。控訴書說：劉光亮是臨縣黃家峪村人，貧農成份，家有七十歲老母、妻和兩個兒子，四五年十月因在村中受「幹部」一欺壓，被送到離石公安局禁閉四月，以後即不敢再住在村裏，到了晉豐棧趕腳。前年二月初四，劉光亮由磧口啟程到平川販貨，初七到了西城村商店（十三團供給處副主任張瑞所開），初八，該團生產幹部王智的通訊員武根牛，向劉光亮借錢，劉因錢是公家的，沒有答應，武根牛即心懷不滿，於第二天借口試槍，將劉光亮打死。當時，張瑞亦在場，看見打死人，還說：「劉光亮出洋相」。劉光亮被殺害後，十三團商店的人一直隱瞞此事，不通知劉家。當劉能林同志的大哥劉光明一天遇見晉豐棧磧口的經理李樹生時，李哄騙他說劉光亮被特務打死了。第二天，劉光明和李一塊到離石找十三團生產科長郭成功，郭又說劉光亮是要槍自己走火打死了。劉光明即想去文水弄清情況，並把屍首運回，郭卻欺騙說：已去運了。劉光明回家等了一些時，等不上，又去磧口問李樹生，李推推辭辭，劉光明再次要求和李去文水，李回答說：「常排長（十三團磧口商店負責人）不讓去。」劉去見常，常竟大發脾氣。後來，劉光明又去離石見十三團副官郭海瑞，經再三懇求，才寫了封信介紹到文水商店，由那亮借給路費運屍骸。到了西城村，張瑞也以自已走火打死來欺騙，並不借錢給劉光明往回運屍骸。劉光明經過各方打聽，才知道劉光亮是被武根牛打死的，但因無錢往回運屍，只好苦苦地從文水返回。去年二月，劉光明再到離石，要求往回運屍，郭海瑞反把劉罵了一頓，他只好忍氣吞聲回到磧口。劉光亮的母親因為着急，到磧口找了一次商店，郭成功竟說：「她要再來，一拖到河灘裏叫狗拉的吃了。」後來經再三要求，雖然答應每月由常排長那裏給二斗小米，解決劉光亮家生活困難，但也沒給過，只在商店關閉時給了五萬元，只合一斗小米。控訴書揭露：王智是文水有名的殺人兇手，不知殺害了多少好老百姓，為非作惡，保護地主，鎮壓群眾。他手下用的武根牛，就是一個流氓，打罵群眾，姦淫婦女，無惡不作，並和其漢奸姐夫蔡子賓有來往。武根牛殺死劉光亮後，若無其事，證明這是有計劃的謀殺，而這一謀殺又是和王智、張瑞分不開的。控訴書要求從革命陣營中剷除這些壞蛋，並希望：一、迅速扣押審訊武根牛、王智、張瑞等殺人犯。二、由商店撫卹劉光亮家。三、把屍體運回。據悉：分局於接到劉能林同志控訴書後，已通知有關方面將武、王、張諸犯逮捕審訊，並電十三團商店撫卹劉光亮家，並將其屍首運回。

保加利亞祖國陣綫
確立為單一政治組織
祖國陣綫已公佈章程草案

（新華社陝北十日電）塔斯社索菲亞訊：確立保加利亞祖國陣綫為單一政治組織的章程草案，最近在此間公佈，草案要等到年初召開的祖國陣綫委員會代表大會批准後，即將正式施行。草案規定，祖國陣綫是保國一切反法西斯民主與進步力量的戰鬥聯盟，它是代表人民大衆政權的具有羣衆性的社會政治支柱，它以工人階級、勞動農民、手工業工人與進步知識份子的聯盟為基礎，它是在民主原則基礎之上的單一的人民社會政治團體。祖國陣綫的任務，則在於為根絕國內法西斯與反動勢力而奮鬥，鞏固全國人民精神上與政治上的團結，建設保加利亞共和國，保證國家自由獨立與主權完整，提高人民生活與文化水平，把勞苦大衆從剝削中解放出來，集中人民力量，實現人民政權的綱領，並確立全人民政權機構的公衆監督。草案並規定，凡承認祖國陣綫的章程與綱領並參加祖國陣綫任何一機構工作者，不分黨派、宗教或社會地位，均得成為祖國陣綫的成員。至於直接間接為反動派服務或被褫奪公權者，則均不得參加祖國陣綫。參加祖國陣綫的各黨派黨員，必須是祖國陣綫各級組織的成員，工會及其他群衆團體成員同時亦均為祖國陣綫的成員。

草案發表後，參加祖國陣綫各黨派分別召開全國代表大會討論。在茲維諾夫聯盟年初的大會上，該盟主席吉也夫作報告時，強調指出保國人民與民族的利益，要求國家堅決的過渡到更高形式的社會與經濟結構，當我們提起社會主義時，不應該有人吃驚，社會主義制度無疑比資本主義制度更為完善，未來是屬於它的。大會發表宣言，堅決服從祖國陣綫，並完全贊同祖國陣綫章程草案與九國共產黨宣言。大會將終時，季米特洛夫於歡呼雷動中蒞會，代表工人黨向大會致賀，並發表演說謂：「儘管反動派造謠說祖國陣綫已成為清一色的社會政治組織，但各黨派的獨立並沒有被取消，而仍繼續存在。祖國陣綫正從受原有各黨派影響的人民中，吸收新份子。」